



四叔讲的故事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四叔講的故事

*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罍路)

安徽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2号

地方国营合肥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公厘 1/46 · 印張： $1\frac{13}{23}$ · 字數：23,000

1959年7月第一版

1959年7月合肥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5,000

統一書号：T10102 · 1002

定 价：(6) 0.14元

目 录

协作.....	京 隆 (1)
異乡人.....	京 隆 (8)
两庄之間.....	京 隆 (13)
父子俩.....	京 隆 (21)
評理.....	京 隆 (26)
四叔講的故事.....	京 隆 (33)
寻人启事.....	董 尧 (42)
冬夜春雷.....	天 麟 (47)
炊事員老韓.....	安大德 (52)
引水.....	刘远聰 (55)
插秧机的故事.....	汪福来 (61)
秋种模范赵大嫂.....	李宗华 (68)

协 作

京 隆

傍黑，五岭头上，行走着一个人，急急慌慌，满脸油汗。

他叫陈家祥，共产党员，一个精明的爐前工。

前几天，家里来了信，說妻子生了孩子，两次催他回去。他买了一包紅糖，对来人说：“家里有娘，有爷，你对她說，这里的活忙，离不开，她不会怪我的。”两次来人，两次都被他这么打发走了。

碰巧今日休整，支部也催他回去看望一下。这么着，他就回来了。

他下定了决心：来回五十里，下午启程，傍黑赶回，决不耽誤生产。

翻过五岭头，朝东看，火光冲天，风箱雷动，这就是舒茶社第一炼铁厂。一听到那呼呼的风箱声，家祥的心便跳动起来。他三步并作两步，抄路向铁厂赶来。

一进铁厂，家祥只听到一片号子声。

听声音，这全是些生人。他快步来到自己所操作的一号炉。一看，人全部换了！再看别的炉，人也换了。

他心里猛然打了个盹：莫非摸错了路？！

家祥正迷惑不定，一个名叫“快手”的年青炉前工，伸长着脖子问道：

“同志，你找谁呀？”

家祥道：“我找第一炼铁厂。”

“这就是。”

“我们的人哩？”

“走啦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走啦！……”

响声大，話声小，家祥只听到“喔啦，喔啦”，却沒听清說些什么，他急的直躁脚。“快手”喊过一个人，代替了他的工作，一个箭步从爐塘里跳出，扯过家祥，原原本本地向他說明了今天事情发生的經過。

是这样的。今天下午，区里来了电话，要舒茶公社調出一部分木炭，支援南港公社。舒茶社党委充分考虑到兄弟社各方面的困难，覺得自己的炭、爐都比南港社优越。当即表示：不仅支援南港社木炭，还支援南港社爐子：把第一炼鉄厂全部讓給南港社。就在今天下午，舒茶社第一炼鉄厂的工人，全部撤到第二炼鉄厂去了。

說話間，忽听旁边有人喊：

“不好！”家祥扭头一看，事故正好出在二号爐——爐前工的撬棍拔不出来了！家祥估量那人是个生手，于是一陣急跑，跳进爐塘，夺过那人的撬棍，連撬几下，就試出

毛病。他大喊一声：

“来入呐！”应声便跑出十几个下班休息的工人，领头的就是“快手”。

来人一抢而上。“快手”指挥拉风、上料、加炭，家祥负责搗爐；十几个人龙争虎斗的干将起来！

这个爐害的是“漏沙病”。沙一漏，鉄就要結底，若不及时抢救，小高爐就成了“短命鬼”。

家祥为了爽手利落，索性甩去了身上汗湿的小褂，在火花飞揚的爐塘里，紧张的操作着。

在他的后面，只听到一片喊声：

“火！火！”“着了！着了！”“打！打！”……人們一边喊，一边用水帮助家祥扑灭褲子上的火苗。而家祥自己，全沒顧得这些。他渾身热汗淋淋，两眼紧盯着爐門。由于紧张用力，胳膊上暴起一个个肌肉疙

簪，在爐火的照耀下，閃閃发光，好似銅鑄鐵打。

正干哩，一个鷄蛋大的火花，忽然落在家祥的胳膊上。家祥咬住牙，連打几打，打掉了那个火花，可是胳膊上却立刻肿起一个大泡。旁边的医生忙撕下一块紗布給他裹住。他跟着又跳进爐塘。

这时候撬棍已被“快手”接去。家祥去夺那撬棍，“快手”不給。只听到两个人一片爭嚷声：

“去去，讓我来！”

“不不，我能行！”

“你是二厂的，燙伤了叫我們怎么交人呵！”

“你說話真差勁！为了鋼鉄，哪里不是一样出力？”

快手沒有家祥勁大，撬棍終于被家祥夺去。

連續經過兩個鐘頭的緊急搶救，二號爐終於流出了通紅的鐵水。這時候，家祥才被本廠工人安頓到工棚去休息。

趁此機會，下班的工人召開了一個簡短的會議。原來在南港社接收舒茶社第一煉鐵廠時，廠里黨支部號召大家：要打响第一炮，來個“開市大吉”。決定從6點至12點，大放衛星，誰勝者，誰得紅旗。

這一次評比的結果，全廠五個爐子都沒能得到紅旗；大家一致通過了要把紅旗獎給陳家祥。

決定之後，“快手”立刻去喊家祥，準備當眾授予紅旗。不料到工棚一看，家祥沒有了。“快手”用電筒在床頭那塊擋風的木板上一照，只見留下幾行歪歪扭扭的粉筆字：

同志，我走了。現在是分秒必爭的時刻，我實在睡不着。真對不起，臨走連聲招呼也沒打，無奈怕你們苦留。我們都是一家人，不必分出彼

此，往后再有什么困难，望直說直講，我們当尽力帮忙。

陈家祥留言 9月30日

“快手”看了字，心想人家为了抢救本厂事故，流汗拼命，烟沒吃，茶沒喝，就这么走了，心里很难过。他回头把情况对大家一說，大家听了心里也都很难过。

第二天一早，在舒茶社第二炼鉄厂的門口，出現了一支喧鬧的鑼鼓队。这是南港公社鉄厂向他們賀喜来了。二厂的工人們問明了事由之后，蜂拥而出，鼓掌欢迎。

鑼鼓队繼續向厂里挺进。領头的两个人剛跨进大門，忽然高高地举起了一面紅綢子錦旗，那錦旗上閃着两行金字：

学习你，

共产主义战士——陈家祥！

人們欢呼起来。……

異鄉人

京 隆

天已黑定，陣陣的山風吹來，寒氣逼人。

此刻，從金寨南溪到湯匯的山間小路上，正急急地行走着28個肩負重擔的人。他們挑的是“2419”優良麥種。

“加油！躍進！”……

每翻一個高嶺，夜行人便大聲地傳呼着，鼓勵着。他們繞過了一條又一條的盤腸路。

正走至荷包嶺，忽然，天下起了大雨。領頭的一個壯漢，忽地放下了擔子，向後面的人緊急地招呼道：

“同志們，攔下！”大家都放下了擔

子。

怎么办？雨来了！

麦子在笆斗里放着，上面敞着口，若不馬上掩盖，就有霉烂的危險！

如何保护这三千多斤麦种不受雨淋，这是当时28个人最紧急的任务。

可是，他們又怎么保护呢？走在这山間小道上，上不着村，下不着店。

領头的那个壮汉猛生一計，果斷地說：“办法有了。同志們！把身上的衣服脫下，盖在麦子上！”

这人看来是真正的好汉，他說脫就脫去了身上的棉袄，接着又脫去了身上的单褂，最后連头上的草帽也脫去了，一古脑儿全垒在笆斗口上，紧紧地护住了麦子。

那汉子站在雨地里說：

“跑起来就不怕冷。怕冷就不是好汉！誰是真金子，誰是銀豆子，这回就可看出分

曉！”

經他这么一說，誰還甘落后呢？27个人个个沒有装孬，他們都一齐脫去了身上的棉袄、单褂、草帽，同样盖在麦子上。

扁担又嘎嘎地响起来，傳呼声接二連三的在山谷中回蕩着：

“快，加油！快，別掉队！”

冰冷的雨水，夹着刺骨的寒风，洗刷着每个人光光的脊背。他們不叫苦，不說孬話，以快速的小跑，和响亮的号子声，同黑夜的风雨展开了頑强的搏斗。

这28个人原来是几百里以外的異乡人——来金寨支援鋼鉄生产的霍邱县鋼鉄野战师一团二营二連二排的战士。領头的那个壮汉，就是班长邓文貴。

因为要突击秋种，当地的英雄人民公社，于九月十三日派他們去南溪担运麦种，并且要他們連夜赶回。他們不畏路生和黑夜

行走的不便，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光荣的任务。

等他们赶到英雄人民公社时，已是深夜了。这时人人全身淌水，身上起了密密的鸡皮疙瘩，嘴唇冻得乌紫。但是，三千多斤的“2419”麦种，却保护得完好无损。

第二天一早，在战士们驻地村头的墙壁上，出现了一张由当地群众写的红纸大字报。那大字报上写着：

霍邱战士真正棒，
昨夜冒雨运种粮。
为了麦子不受湿，
个个脱得净光光！
这种精神真可贵呵，
学习他们的好榜样。

不久，在同一块墙壁上，又出现了另一张由霍邱战士写的红纸大字报。那大字报上写着：

同志們，別夸奖，
我們吃苦理应当。
整体利益为第一，
共产主义有保障。
只要我們因結紧，
能叫穷山变富壤。

这快板表達了两县人民深厚的情感和愿望，一直被两县人民流傳着。

兩庄之間

京 隆

王庄和李庄，相隔半里。王庄屬河南的商城縣，李庄屬安徽的金寨縣。在兩省之間，以王庄后面的大場為界，故事也就出在這大場上。

20年前，這裡發生過一個悲慘的事件。

不知從何時起，這裡傳下一個規矩：王庄后面的大場，一半歸王庄，一半歸李庄。

可是王庄的財主“肚里刁”背後卻對王庄的人說：

“祖輩相傳，那大場就是我們的，‘紅毛禿’是個活霸王，才使我們的大場少去了一半！”

而李庄的財主“紅毛禿”背後也對李庄

人說：

“盤古分天地以來，那大場就歸我們管，只怪‘肚里刁’是個訛人鬼，才使我們的大場劈成了兩截！”

兩庄人被這兩個財主挑撥，便慢慢地互相仇視起來。

這一年的八月十五晚上，兩庄的財主都在歡度佳節，可是兩家財主的佃戶們，在吃過團圓飯之後，仍然要到場上打稻子。

王庄一個名叫二虎的年青後生，來到場上撒稻把子。他看到李庄的那邊場空着，就索性把稻把子攤到李庄的場上。可巧，這時李庄一個名叫三牛的年青後生也趕來了。他一看自己的這邊場被王庄占去了許多，就一蹦子跑回家，把情況對‘紅毛禿’說了。

‘紅毛禿’听罷，只氣得紅禿子更紅了，他鼓着黃眼珠子吼道：

“去！去！凡越過我們場的稻子，一律